中州名賢集

廣陵古籍刻印社

[redacted]

中州名賢集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四

仲誠張先生文鈔目錄

性道教論

溯流史學鈔說

立志 遊粱書院講語四篇

存養

窮理

力行

敦臨堂訓語

敦臨堂訓語

天中書院訓士
與楊畏公書
與王憲揆札
與黃維福書
示孫亦公帖
與司野文書
答耿保汝書
與楊畏公書
答孫宗譏問
諸生問答

答諸生問佛老

黃氏家譜序

楚南湘潭後學黃舒昺編輯

國朝中州名賢集卷四

仲誠張先生文鈔

性道教論

性也道也教也一而已此性善本體人所同具而獨靈貴於萬物者有如是也天命之性無容說謂無所有也迨其有而可說則便已是率性之道矣率性之道則一陽修道之發則一陰一陽順生一陰逆成而萬理出萬事得矣順生之性天命之蓋命之以順而自生之理也逆成之性亦天命之蓋命之以逆而後成之理也順生者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孟子謂之良知良能逆成者則

卽不學之能不慮之知而學焉則能愈出慮焉則知愈精孟子所謂達之天下也不學不慮天之所以與我能學能慮獨非天之所以與我乎天生性性生道道生敎敎復天道亦性敎亦性率修之異卒無異特分順逆而已矣今夫人感物遇事則性之靈率然出而應之率也而思審其物化裁其事之念亦卽從之修也率之機動卽修之念所由起修之力竟卽率之體所由成由此復率復修循環無端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苟率而不修一任性之自動而不竟其思審化裁之力則感物而發者又感物而變矣又感物而助其長矣率卽孟子所謂

情則可以爲善者可以爲而不爲亦可以不善故言率而不言修其於性也猶未全而遂以閒性有不善之論可謂誤之甚矣修即孟子所謂才則能爲善而愈爲愈善者能爲善而不爲焉豈才之罪哉愈爲愈善不爲不善而或相倍蓰不能盡其才者也必盡其才焉而性善見矣情之爲性也引其端而才之爲性也要其成然天下多得其半而棄其半何故歟情發於天而自然者爲政才續於人而力行者爲政而人樂其逸而惡其勞而卒未達夫易者之不簡簡者之不易也自然者乾以健而易知力行者坤以順而簡能率者率其易故曰乾天

下之至健也修者修其簡故曰坤天下之至順也率性之謂乾修道之謂坤一率一修之謂變往來不窮之謂通任乎天而不盡人率而不修得半而棄半者凡民也賢人全用之一率一修變而已盡猶有間也聖人則卽率卽修卽修卽率流行不息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哉天者不息之宰也性者不息之理也道者不息之迹也教者不息之傳也今夫人饑而食渴而飲以爲性也使不耕不鑿則饑渴之民皆死矣而不敢以耕鑿爲性者徒見其出於委曲也不知此耕鑿之與饑渴乃一呼一吸之相維呼自內出吸自外入苟謂自外入者

非吾本有而裂而絶之其有能全吾呼者未之有矣噫
養固如是而何獨疑於教乎夫道亦在乎修之而已矣
生知安行乎修者上也學知利行乎修者次也困知勉
行乎修者又其次也困而不修民斯爲下矣今世儒者
每謂生安爲率性學困爲修道然則堯舜者生安之至
也其所稱允執兢業者豈無此事而爲此言以作欺者
乎非第堯舜天地萬物亦然獨天地萬物多不能自修
而賴乎人以修之則何也蓋自天以修道之敎命之人
而已將天地萬物之所不能竝命之矣人者天地之德
也陰陽之端也鬼神之會也五行之秀氣也爲其能修

道言之也有性而無率者木石之性也能率而不能修者禽獸之性也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溯流史學鈔說

溯流史者余之日記課本也始己亥遊江淮於舟中感水哉水哉之意製冊而名凡自巳日間言行及所見聞天地古今人物山川旅遇之異及一切友朋往復之書劄辨論之言語無弗記載而皆寓得失懲勸於中欲其心勿忘如水之流不可斷裂也偶忘即揭冊視之以自治也從學士子往往摘其談學款段好爲翻閱因命簡選可者挨年順月鈔錄成本以便講習而各屬以所在地爲某錄云錄中不論人言已言但有益於學者即存之迄今甲戌余耄矣言不能盡意書院諸生喜有此書

以代余言爭相鈔錄不得又別無副本衆議付梓有謂宜分類各詳一說之始末者有謂仍宜候順時月不失溯流之義者於是從其後說名爲溯流史學鈔并附遊梁講語爲二十卷則余學之得失淺深隨時而見於言論者無容隱飾而學者亦可卽余之因時加進以求學之所從入而從得者矣此錄起丁未以前載學道六書中

蓍蔡張沐自記

立志　遊梁書院講語第一

志者至上之氣也此天命於人之性自生此一段志氣出來願善不願惡願爲君子不願爲小人所謂人之秉彝好是懿德也今謂人曰爾惡爾小人必憤怒不受此本來一念最强最卓又最眞慤無一毫假僞學者爲學亦必從此處學起要立住這箇志使不走作便是人生一箇本源如木之有根自然滋長漸成棟梁之材如水之有源自然流去漸成渠川達乎大海雖以孔子之聖亦必十五志學三十而立後方有進其教人先在志於道顏子必仰鑽瞻忽有此志了方教以博文約禮學記

曰士先志大學古人爲學次第而明德親民入手功夫在止至善亦是立志如此志定了而後能靜安慮得中庸未發之中亦是闇然中先立箇志以爲天下之大本故篇末結言可與入德矣即引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以釋之則立志爲第一層功夫豈不信哉而今學者未有立志功夫如何想有善無惡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乎言之甚可懼然又有說志既是天命率性的物似宜聽他自會立緣何又要我去立他所以異端家反說聖人多事這正是異學不明心性處性不是一物性字從心從生乃心生生之機耳至虛至靈有感即生如乍見之惻

隱怵惕初感必生善念即志之端未幾別感又生不善初志自是難立然此虛靈之性層層會生於是又生出良知來以察識吾志又生出良能來以持守吾志是因不立乃又生立也是這立的功夫亦性之自生天所命也故易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天本命人以知能功夫乃其休美之命而君子奉順之故異端家不識性也問立之功如何曰如在親前生孝的志便每日將此孝志立一立教定在君前生忠的志便每日將此忠志立一立教定在民物上生仁愛的志便每日將此志立一立教定如此自不走作若不用立的功夫偶

發一志不算志也此天命人性本是箇如此理路用功方成不用不成聽志自立萬無是理近世學者不達此所以終身講志氣終身無志氣也爾等試看亞聖在上是何等人品別無奇處只是立志嘗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我們如何安於凡民又曰士何事尙志我們爲士明明有志却說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有而自棄之可惜至於反說理義不好而誹議之是自家暴害自家更可惜

存養遊梁書院講語第二

存謂存心養謂養性便是存養那志志乃心之所生而性之端也心猶根志猶苗培灌其根苗自長心不存不養志亦必餒故立志卽次以存養原非兩項學者疑曰心自在腔子裏何待存此正學者之大誤以肉心爲心便鹵莽了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可見心是神明之物不存那有心來學者終日閒閒忽忽的過都是舍亡不在之心心不在則不正故大學釋正心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視聽食且然還可濟得甚事豈非皆罔生

幸免之人學者又不知操存如何下手也在大學上止
至善是立志定靜安是存養將此止至善的心存之又
存自定旣定又存自靜旣靜又存自安存心到靜安處
則志深厚牢固而生氣盛矣卽養性也中庸更是存養
本源之書從不睹不聞時用戒愼恐懼功夫便是存心
實註如此養得箇未發之中以爲天下之大本又是養
性實註末後還結重闇然日章而戒的然日亡存養功
夫全不稍涉於襲取故曰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舜曰
道心惟微此之謂也舍此隱微更別無入德門路故又
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操則自操

存則自存人如何得見子思說得如此明白今人還要從顯見處求入路豈不落小人的然奪裏去孟子受學於子思不動心章曰持志曰養氣又曰心勿忘勿助長持志心勿忘是箇存字養氣勿助長是箇養字牛山一章說得存養尤爲親切悚動夜氣不足以存便近禽獸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而况人心不存而養之如何求長進是以盡心章功夫歸於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雖是人事實天命之然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亦是這些子又曰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只這一些子遂判人禽之關分聖凡之界何

也這心是箇仁義禮智胎子存養之久神盈氣足自有迸出時節焉得不異故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仁卽人心義卽人路仁義收藏養得充盛大人之事備矣還愁有不足否人只是放心未收遂不見他本事耳至於大體小體之辨教人先立大大體立了小者自不能奪若夫深造自得之說教人逢源源頭逢了資取自不可竭孟子累累篇牘那有不是涵養本源之語皆由內學向外由近學向遠今世反欲從外面學進來叛之遠矣孔子告哀公中才之君亦曰五達道所以行之者三三達德所以行之者一由一而三由三而五

學之序固然雖中材必由是路今之學者反卑視五道
而高三德至於一則茫不敢知矣將欲由五而三由三
而一以倒施之由外求內坐假求眞所以後世五道三
德中無眞人品也豈天不生才人不好德乎學之誤也
一卽乾之一畫心存之專之象也故此心存則明不存
則昏存則仁不存則忍存則勇不存則怯一而三三而
五自無不行本立故也自孔孟沒心學壞而人品卑至
秦漢遂視聖人愈高佛老出而以心學勝之專內置外
至於枯寂無用自此道學遂爲二氏所涵有宋二程傑
起乃以眞心學勝之以存養論敬曰涵養吾一直內方

外直接孔孟之傳及朱文公又發揮其說白鹿洞學規曰虞廷之危微精一孔門之操存舍亡此是心學正傳又曰日用間空閒時將此心存在這裏截然此便是未發之中此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自見得分曉猶執權衡以度物由此方去窮理又曰日用間將心存住在這裏如日之升他本自光明廣大我只用些子力去提掇甚覺省便又曰靜中涵養本源轉時雖不能不放去待收回來亦有箇著落此語豈不亦似高遠空幻然人而靈貴於萬物正在此處故經曰人者天地之心也陰陽之端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可以參贊天地發

育萬物皆是實語只是聖人存養人不曾存養故不知心學之大今有言存養本源者必且訾之爲禪不但不知心學并不知禪禪家亦人耳亦心耳這地釋氏亦不能求異吾儒吾儒亦不能不同於釋氏但打此遂爲歧路釋氏以存心爲了局吾儒以存心爲起手斯大異矣倍蓰而無算矣安得以一二相近遂目儒爲禪若避此嫌將必舍本求末反自墮諸深淵程子云釋學本心此語亦是偶誤彼只觸突耳儒學方是本心下了種生了根於是心正身修而生大業矣豈可以先儒一言之誤看壞心字只緣未明功夫爲心耳這裏關竅豈是鹵莽

643179

可以識得你們須於日用閒靜坐尋討此心認識此心覺得明明亮亮一念在這裏便存住莫令放失然極難存忽而又必放去又即警省收回或日月至焉或三月不違各人自有資質高下得則以爲悅樂失則以爲憤悔得得失失之間漸可由生而熟由此窮理力行庶可望於高明廣大矣聖賢豈是可以欲速而得著一求即得聖賢之學亦賤矣

按先生以心爲常操常存之心處處有功夫在與心宗一派師心自用者迥别至程子禪學本心語指出異學杳冥空寂之弊截清界限起庵謂其誤則過矣

窮理　遊梁書院講語第三

窮理特存養中一事耳非存心無以窮理窮得理來又以滋養此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然必別作一條目者恐學者不達此中次第先窮理而後存養則誤也不立本而求末以舍亡不在之心去窮理窮出什麼理來即於理偶有所得亦無處頓放都溢散了故必存養而後窮理窮了理以理養心使此心理充盛飽滿並非二項故大學次第必定靜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也夫子三十而立是存養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是窮理曰不惑曰知天命總屬知一邊知存於心

自屬未發之中爲天下之大本大本立了不慾發不中節可見窮理只完存養一事存養窮理功夫乃徹始徹終一大要領程子云纔思便是已發此語未免糢糊仄隘不得力中庸學問思辨是窮理實註學得一理存諸心以爲我之理問得一理存諸心以爲我之理思得一理辨得一理皆存諸心以爲我之理此時尚未及篤行豈非未發之中乎待篤行方纔是將此理把出豈非天下之大本乎戒愼不覩恐懼不聞存養已兼窮理惟其戒懼自不容不學問思辨學問思辨正是戒懼之實學者視爲二般則失之窮理第一在讀聖人經書內外本

末精微廣大有體有用靜聖動王一切之理無不俱備及千古來人情變態物理瑣細或善或惡疑似眞僞亦皆各有原委須竭盡心力以身體會而窮究之久久皆爲我得自成一大聰明人若非聖之書似是之言不可讀也讀了便入駁雜搖亂我之胸中雖欲剗去不得矣又須於日間遇事遇物隨在體察未來須預慮得失過去須省察得失現在須斟酌得失善則思其遷過則思其改遷遷改改之中而理愈出道愈精矣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可知他本是箇專管窮理的又是箇極會窮理的故人心纔定靜安時便思慮

自生却不可說他不該生閒雜思慮要按伏絕滅他此二氏之大誤也思慮乃天與人之本性生生之機也豈可令滅凡生一念是好念便將那好處窮究個來歷再窮究個結果眞見其好處有吉無凶此好的理方實爲我有矣生一念是不好念便將那不好處窮究個來歷再窮究個結果眞見其不好處有凶無吉此不好的理方實爲我無矣此又是窮理眞切功夫又是存養實際

程子曰不是止窮一理衆理皆通亦不是窮盡天下之理而理始通但於日用間循序積累窮上去自漸通悟不必拘定也卽如忠孝的理焉能卽把事君事父的理

盡都窮了方去行忠行孝只是隨日用間或得或失漸
漸自去遷善改過必有日進之理到我胸中以爲我忠
孝之本也人有終身窮不盡之理卽有終身立不盡之
本如今尤有最要緊當窮的理人之一身五官四支皆
何曾窮究耳那有個聲在上面目那有個色在上面只
是會視聽而已口齒那有一碗飯在上面只是會喫嚼
而已手那有物在上面足那有路在上面只是會持物
行路而已窮究其理五官四肢皆是天與了些功夫令
人自做自無所不有若聽之一無所有豈皆罔生乎由
此推之心更是個空的物何曾有若干理在內只是會

學問思辨而已亦是一片功夫學之問之思之辨之而理生焉不學不問不思辨亦遂無理二氏不知心性是功夫故以仁義禮智爲多事爲強作於是都不做功夫惰慢放肆於倫常之外以至虛寂無用而死也舉業家亦不知心性是功夫又溺信性善有死板子許多理在其中而日聽其理之自生亦不作功夫及生不出又曰生質不美讓道德於生安聖人相率而爲怠惰安逸漸生放肆邪辟自棄自暴而不知悔惟以聖人經書爲作文應試之用學問思辨爲弋取科名之業習而不察聖人學習之旨悅樂之趣君子之成就總不及見可慨矣夫

力行 遊梁書院講語第四

立志時非無行但粗率耳存養時非無行雖稜細密亦非盡當皆不得不行非眞行也至窮理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後理誠於中自形於外則行爲眞行乃不可不力耳所謂篤行之也虞廷之精一亦此次第用窮理之功理旣精矣內邊此理行出外邊亦卽此理內外總只一個故曰一一卽乾晝剛而健行外內無間非有斷裂之謂又唯大學說得次第更是妙絕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至也不言力行而言知至所謂一也只是一個極明理的心遇物而至之只完了知的一件事

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若此明白心到不了物上到了物上的又不是這明白心此知只算得半截未完也自難䏻乎此古大學中設法教人力行而止言知至最爲得力隨所致之知便卽知到頭知至而行已至矣雖欲空留一知於胸中不能也若將知行判作二件先知了然後行則窮理功夫本無窮盡可待幾時知完幾時行也未免容人姑將等待而惰慢頽廢之漸生矣卽知行合一之說欲合兩件爲一中間終有皷隔恍惚無把握也今舉業家執訓詁講章之說弁以格物爲窮理與致知同一目是大學之法止教知不教行則明知而不能行

者多矣又將何法以教之是古大學之法有不備也豈然乎此近今口耳虛囂之病中人最深不可救者職是故也總而言之心自存養窮理後將義與道飽滿慊肚於中自形於外行者形也又自生出力來力者强也慊心而行力自不餒然力行雖天性所自生亦須我自已下力去行難道我不行自行不力自力乎故曰力行近乎仁仁者天之理性之德力行方是性與天道出頭日子不然天性亦虛而烏有乎故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我方欲行必有外物來阻撓我切不可遂已必設法强行之若說將就罷了是天理良心已死縱先有存養窮

理功夫皆罔然矣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人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道理孰有智不足以知之仁不足以行之勇不足以恥之者况學士有存養窮理功夫但怕偶感於物而忽起私心以間之須要打起本來乾健的意思默默自反自訟自悔自改以致其一則知仁勇自爲奮振而他無所顧忌矣則所以行之者仍是那一也此又强恕之方也如此可見世之冒冒然以力行爲賢而實非以知至物以精一物其爲真行又待言哉將以不忠爲忠不孝爲孝不友信爲友信而仁假義襲帝王齊治平之業不得見矣

敦臨堂訓語

堯舜以來洪荒世界忽而開明相傳止一學字若於二典中尋一學字則無此文故學者將堯舜推尊太高將生知安行誤爲不思不學此聖人之道所以衰也堯終日咨訪而誤用鯀豈非思猶不得然只是虛心咨訪不諱其過而改圖及得舜先歷試之諸難猶恐思而不得每得其善即爲陞遷卒遜以位終日只是思而學學而思改過遷善而已舜在父母前猶有不得不順則往田號泣以求其故思猶不得乃負罪引慝瞽瞍允若命禹征有苗苗不服班師振旅思猶不得乃誕布文德舞

羽兩階終日只是思而學學而思改過遷善而已沿傳
至今堯舜已無眞面目原因學者未曾讀書先將堯舜
作天上人看主意既立心中已有限際却去理會他文
字章章句句俱要將此主意牽合無字處更加添竄見
他無學字便說不是由學得來卽有思字又說這思字
却是不思將古人要緊工夫盡行揜蓋說向自然則聖
人之道遂眞如天之不可梯而登矣沐却不敢如此放
心卽如尚書欽明文思字字下口念俱是工夫欽便是
去欽主敬之學明便是去明致知之學文便是去文循
理之學思便是去思研幾之學安安便是去安而又安

穩當之學若其後章章段段焉有不是說工夫者正是人不能及處所以爲生安此方爲能性其性故曰性之周子說聖人無思無爲無據之言學者未可輕信

坿語錄一條

天下斷無有一等不欽自欽不明自明不文自文不思自思之理畢竟欽卽欽明卽明文卽文思卽思安安連下二安字正是功夫言穩當了又穩當也所謂從容中道是如此此言亦有據禮云安安而能遷看是功夫否

敦臨堂訓語

吾所言千說萬說只是功夫豈有言功夫而反不足以接引中材者乎人之所言千說萬說只是見成如孝弟忠信便直教人孝弟忠信豈有不尋入處不與方法直便教如此反爲平易而可以接引中材者乎天下何事可鹵莽而獲不求個所以然之故從何處下手餘茲學乎譬之人只說飯當喫衣當穿極平常事耳吾却要舍此且宜尋五穀桑蔴之種作耕種耘穫之勤雖與喫飯穿衣的話不甚現成似爲過論而天下之眞欲喫飯穿衣者焉有能外此者乎外此而求直是說而已烏能得

也然人亦何嘗不言功夫動則曰居敬窮理格致誠正

此又如學士談農大槩非不曉然試委以百畆之田課

以耕鋤收穫之事責其上農中農之入則必有倉皇失

措者矣何也向之所言則大凡也吾之論學亦不敢就

大凡者言之耳

天中書院訓士

自古迄今無非壞而後有事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因有鴻荒之亂而後堯舜禹起而文明之不然文明亦無據而興也嗣後桀啟成湯紂開文武盛隆之道何有不因時起事者至於春秋之世亂極矣而孔子作不因其亂無以云救於是表彰古經列述時史以盡其變孟子又從而闡發之然後道德仁聖中正變化之說極其詳明萬世永賴迄於今雖世衰道微而人心風俗率不至於如春秋之濁亂穢惡弒父弒君者累世而一不見焉亂之極則治術亦極也或疑天下終無大治也答曰然亦

終無大亂也詩書旣陳禮樂旣興之後人心旣明矣自不可以復昧也學道久傳矣自不可以驟滅也其根已深而蔕已固也孔孟之功也然欲大治亦不能矣何也詩書禮樂之傳已久久則習狎而少警切少警切則漸浮靡徒守章程已忘精義雖間出一人排衆獨立人反疑妄朝野同風苟安可已世有代革理勢固然雖不大亂亦焉能大治哉幸有聖人生於朝家則庶幾可冀耳終非草野之君子所能爲之力也是故秦火之後六經雖殘而實因以明焚燼之餘未幾漢興天下想望故物如饑如渴而求以復之乃命儒臣搜羅遺籍旣搜羅不

得不講解既講解不得不竭聰明盡思慮而至是至正之義於是出矣延迄宋元明間紹其未盡之精微不得不深加體驗而聖人之經幾幾復明於人心六經之道幾幾復見於行事矣則秦火固亦否而復通之一機也乎然終不至大治何與曰宋儒之言理猶未盡也非失之平淺矣之高深也休也不敢安得不再有言焉人當有必爲聖人之志非爲其高爲其平也非務於難務於易也不可以求其次者不平不易也今儒者反若以聖人爲高且難以賢人爲平且易是不信經書而信註解語錄之病細玩其病皆言成效說光景無入手確實處

故高且難也聖人經書純乎功夫有入手處有得手處
故平且易也賢者與聖人同堂而憚於用功儒者與聖
人異世而又高視聖人不信平易之說聖人所以始終
高且難耳

與楊畏公書

世上惟工夫爲最實故聖門惟學字爲最重若道則成體之名也道猶路學猶走言路則未必走言走則路在矣卽如學生寫字學也字若不寫那字只是先生的體學生終無字之道讀書學也書若不讀那書只是印板學生終無書之道孰虛而孰實乎畏老只是不省書孔子之書節節是言工夫有明出學字是明柱有闇說學字是闇柱論語首出學字至末皆是言學人亦易曉然見稍不同卽如其爲人也孝弟人只講見成孝見成弟講完另牽合學字所以讀書不得力詠則謂聖人作字

俱是工夫每一字俱要下口念孝便是去孝弟便是去
弟孝弟字便是工夫聖人作書豈若只是說效驗功夫幾
時做仁義忠信皆成效之名虛懸之說詩書皆推崇道
德之語無入手之路矣今說道是天命率性人人與知
與能若謂滿街皆聖哲則恐不可遺修道一句不講豈
閉戶深思多識前言往行皆矯強虛妄者乎沐今與程
朱陽明雖皆有異議而正所以信之深也三子言性俱
說工夫所以異於二氏之虛寂然未說得工夫根由似
本無此工夫從外添設是將戕賊杞柳以爲桮棬抑將
戕賊人性以爲仁義與沐恐其猶類荀卿之說性惡而

工夫善也故年來深體三子未言之義爲推究此工夫之由最初是誰使之有此工夫後來是誰成之了此工夫尋來尋去乃悟曰生工夫者性也故子思子曰天命率性修道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成工夫者性也故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乍見之惻隱郎工夫之抽芽露頴處也故曰端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不擴而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亦是他自擴充亦是他自充非又有爲擴之充之者矣沐故取程朱之說疑似未定之論爲之斷定說煞曰性是工夫若說性不是工夫別是一物却是何物若說是空節物如何仁義禮智百

行萬事實實都做出來若說是實的物便當人人皆履仁蹈義智深勇沈動容周旋中禮却如何聽之而都無也畢竟是個旋生旋有續用續得而亦不生不有不用不得之物非工夫而何伏願畏老仔細體認自見沐之言爲有據而非敢自立異者矣

與王憲掞札

汝本分中已有近道處吾獨無爲汝慮者至於本體不可視爲太奇本體者至善也至善者工夫也孔子開首說學而時習之便是直指本體今以此句爲本體豈第驚夫婦之愚哉賢智亦不信耳來書言遇小事覺強支吾便當每日去支吾又言臨大事便傾倒便當每傾倒更爬起每日如此事事如此日漸月浸不覺去聖人不遠矣是至善乎非至善乎天之生人人之稟天止有此個能支吾能爬起最崛強的一副識力所謂性也是吾本體也舍此更尋本體從何處有來

與黃維福書

鄙辰由來不在意人生無窮事那有閒工夫理論此情也惟至期家人吐出則向考妣前含淚一叩首爾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此日更增些悲切若夫張樂設飲聚客大歡更何能哉昔在黃時士民多未體予意予能絕其大者而其小者不能盡絕也今千里注念須物遣役義則大矣而事實有所不可往返徒勞無益也諸友書中各未及此出此相示來書云靜中工夫似確有可持尋忽感一物不知何以便奔去不可收拾及至喚回按伏得下事已八九壞矣噫言之已最是矣但不得將此便

作無頭腦已壞八九則一二之不壞卽是也此番一二
再番則三四矣又再番則五六矣不禁幾時卽可十分
吾猶以為太速耳只患無此工夫果用此功不輟究竟
他[illegible]過我拗他有餘所謂性善是工夫這個寶物
仰面向高广過不見轉頭向脚下則是矣天下古今
之大拙鈍卽天下古今之大巧利也

示孫亦公帖

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而生生不窮之物也空空洞洞虛靈活潑遇父子則生仁遇君臣則生義遇賓主則生禮遇賢否則生智遇朋友則生信生生不窮萬善出焉所以謂之善此純是一團工夫在其中本體帶有危機人惟精此危機使虛靈著常自虛靈而不善者自無自而生焉然後人不得以不善咎性也不然將此危機不自照管昏迷放失唯任物感便無所不生而有惡矣辟如聚寶盆一般原無所有寓金生金寓錢生錢寓珠玉生珠玉生生不窮所以謂之寶苟投之以穢惡不

堪之物則必亦生穢惡不堪之物故不得離工夫而言性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乃所謂善也是怎麽說著來可以爲三字有義人之所以爲貴者正在有此工夫耳

與司野文書

沐以迂拙菲薄之材借士樸民醕之地得以小罪行幸莫大焉由今追思何敢之有惟與士講學與民講約遂了一官眞可笑也然惟天下之官之所不爲而沐爲之殊亦自喜孤迥耳年兄高才廣意然惜於天下事理只看得一層不及知其更有層數變態也再加幾倍看之天下雖大雖歧燎然直燭其底裏而不足吾惑也聖人之學正以學此非謂聖人不諳世情也然聖人之諳世情卻不似世人隨流逐波苟全目前轉瞬更壞又將隨而逐之其屢逐之勞不啻狂其屢敗之況不啻愚

若聖人直硬拄此身心尋天理良心必不容已處老打老實直恁做去目前於世情似覺不合而理定情準終將其旋元吉故不可直看一層也此是何理忠信而已在聖人名之爲忠信在俗人呼之爲迂闊爲古板復斥之爲怪誕爲狂病爲姦僞爲造孽皆此物也而忠信必又有工夫曰學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不如丘之好學也今吾野文求一言以行終身休無所答亦曰學而已貴縣如漢型輩一時亦何奇異之有將來學之不輟凡所夙稱於周程張朱者豈世外之人哉不揣狂答惟願垂思

答耿保汝書

道本易知簡能豈有幽深之域乎自聖人之道衰易簡之爲易簡者不明於天下而諸儒之有得無得無不各立一說蒙翳其上於是易簡者日晦往往非苦心極力之人不足得之非道本幽深蒙翳使之也至於是而苦心極力之下乃有輕脫穩便之能苟苦心極力而仍不得乎易簡此牽纏所不免矣然非用心之過用心而不得頭腦之過白沙之言亦未悉或爲用心不得頭腦者言耳不然必是白沙亦未有見處而爲此影響之語故學者皆爲近佛未必非自取也學以堯舜孔子爲眞

次則顏曾思孟爲不謬吾唯信諸古聖賢之言而已曰允執曰兢業曰熙緝執競勉克念戒罔念曰戒慎恐懼曰拳拳服膺而弗失曰履薄臨深死而後已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至於人一已百人十已千是唯患其心之不用用之不專不固不密也而曾何有牽纏之爲慮也耶雖然用有頭腦則無是慮若無頭腦則又焉得不爲是慮乎今夫撒綱而不知提綱東扯西拖穿衣而不知挈領尋邊摸幅牽纏乎不牽纏乎乃不咎爲不提綱不挈領之過而遂咎以用綱之過用衣之過不亦惑與今保汝以爲前此之用心皆滋牽纏亦未明言其心

如何其用如何用心於何事何物爲何事所牽何物所纏但泛泛影影曰用心曰滋牽纏固已遂知其爲未嘗提綱挈領者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貪不知老之將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與楊畏公書

佃人無知生事雖與愚兄弟無涉亦何能辭過遂至與波鼓浪時俗固然沐何問焉獨致親家生惱深抱慚赧莫能相謝雖畏老頁義本色然愛沐實至矣可喜正好於此論學犯而不校不有犯者從何處見我之不校待其犯而又校其終無此學可知平日言學何為也學者安得時常有此沒要緊的外侮而日習其忍讓日牢其志氣日蓄其才力以厚其德性是犯人侮人之人皆我之利器也得此利器以自磨礲何等造化卻遭此又放過便可惜矣以力求勝人者小人也以德求勝人者君

子也君子而仍以力爭與小人何辨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故唯不仁無禮之是憂而橫逆之來止借爲明鏡以自照見而反與之爲難乎若彼自不甘爲君子與我何涉也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也聖賢之人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是則足憂而已矣方憂之以求如舜如顏子故雖有一朝之患則不暇患矣沐生不材及壯悔過又幸承民老之教誨相勉以學者一二十年敢不於日間人情事事中踏實踐履倘口言而身不行自古聖賢籍中怎容得這些假道學郎少年強請

能及我以禍是必命也畏老亦能如我之命何哉願此
後益且務內求已蹈實爲君子聊以當謝

答孫宗誠問

人得陰陽之氣而生有得春氣多者其氣質生而和煦有得夏氣多者其氣質生而靡麗有得秋氣多者其氣質生而嚴肅有得冬氣多者其氣質生而渾含人見其不同有聞聲見貌即斷此天生善人天生惡人而卒也善果善惡果惡是明明其為天之故非人力可為者矣而不知非也天下不尚學故所言皆中此所謂氣質也天下而尚學所言自不中所謂性也性者孔子之所謂學思也無論和煦嚴肅靡麗渾含之質未有感物遇事而不能思者思則好善惡惡之心日生此性也亦未有

好善惡惡而不能學者學則爲善去惡之功日成此性也日生爲性故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日成爲性故孔子曰成之者性也性隱於氣質之中而與氣質爲流行者也此所以天下有不同之氣質而無不同之性

諸生問答

一日叩諸生曰戒愼恐懼功夫必在不覩不聞時用何也皆不能對告之曰待覩聞時方戒懼豈不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乎覩聞已過又自漠忽豈不是的然日亡閒居爲不善之小人乎如何望有誠中形外日子故知這不覩不聞無聲無臭處爲最要關鍵如時說覩聞固戒懼即不覩聞亦戒懼之說反重在覩聞邊添竄數字大非原旨然則無聲臭亦將說個有聲臭乎爾聾說這個源頭從何起皆不能對告之曰却是大舜說過的曰道心惟微是也於隱微無物處闇然

自存方有道心若待有所見聞在顯見處做作便是物交物引於道心已遠這一句話却將道體說煞萬世不能出於其外衆問人心惟危告曰道心惟微是不覩不聞之體人心惟危是戒慎恐懼之體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便是舜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句義

答諸生問佛老

汴梁學者向寻言一時大尙佛老貴賤賢愚無不胥然是誠可怪曰無怪也聖人之道不明耳儒者以辭章爲學以口耳作功無益身心有誤家國紛紛擾擾皆恍惚迷惑故異端多出邪說以勝之猶可以少得淸淨自在且以新人耳目傳誦多者網羅錢財聚集男女以縱其欲同一模糊迷亂何爲不改妝換新耶誠能明聖人之道認眞心性之理便從心性本源上起功使此心死者復活放者復收靈明旣還悅樂自生可善一切之事享實在之福爲子而孝爲臣而忠爲兄弟而友恭爲夫婦

而和為朋友而信鄉黨鄰里相與婣睦任卹如此則內外和睦乖戾不生爭奪以息獄訟自少可以安身可以利用眼前福澤明明可見豈若二氏之說鬼說幻欺人哉二氏終日求飛昇不死總埋地下個個講脫化輪廻生死猶人徒自棄天倫之樂割夫婦之愛斷子女之情忍無邊之苦吃無窮之虧雖自誇逞大話以惑愚衆聊自解嘲蓋醜耳豈眞良心之語哉且動以諷誦經咒爲人祈福免禍以吾視之彼佛斷子絕孫蕩家廢業孤煢無所持鉢乞食不能自聊求贍於人是自爲無福之人而能與人福天下有此反理哉且風教者化之機也纂

其教而好焉心神依之神感則氣化肖物而成形不觀
螺蠃之與螟蛉乎似我似我㖶咻之久遂似之矣弟子
之久未有不肖其師者其化然也故信於佛者亦必化
於佛其子息必凋零也其後嗣必絕滅也其家業田産
必蕩壞淪沒也何也其氣化然也

[illegible]

黄氏家譜序

家之有譜所以篤親親也篤親親者使子孫知有祖父也兄友也弟恭也少長順序也五服之外雖有等殺而無棄遺也今士庶之家鮮不有譜者循其名而失其實覽其世次井然名次繁然非不可觀而省其所以爲子之與父孫之與祖兄之與弟少之與長以及五服之外之相與則渙然亂也解然散也嗚呼譜何爲哉内黄黄氏巨族也有譜舊矣其十四世孫生員本訥者又重爲之請序於予本訥從予學偕予教予自得本訥而業亦日有進徒亦信從者日衆焉首以知恥自勵既聞識本

禮之說而獨能有悟又率其姪太學生之錫生員勷同
來學則其所以爲是譜者豈猶之循其名而已哉黄氏
之族自今而後子之與父孫之與祖兄之與弟㓜之與
長五服之外之相與偭滑然亂也解然散也則三人之
責矣予爲令亦有𢙣焉

楚南湘潭後學黄舒昺編輯